

玉機微義卷之十九

虛損門

○脉法

脉經曰脉來爽者爲虛○緩者爲虛○微則爲虛○弱爲虛○濡爲虛○弦爲中虛○脉來細而微者血氣俱虛○脉小者血氣俱少

內經曰脉虛氣虛尺虛是謂重虛肝謂氣虛者言無常也尺虛者行步惛然脉虛者不象陰也如此者滑則生濇則死

要略曰脉芤爲虛○脉沉小遲者脫氣

○虛損脉證

難經曰至脉從下上損脉從上下也。一損損於皮毛皮聚而毛落。二損損於血脉血脉虛少不能榮於五臟六腑。三損損於肌肉肌肉消瘦飲食不能爲肌膚。四損損於筋筋緩不能自收持。五損損於骨骨痿不能起於床。反此者至脉之病也。從上下者骨痿不能起於床者死。從下上者皮聚而毛落者死。然治損之法。損其肺者益其氣。損其心者調其榮衛。損其脾者調其飲食。適其寒溫。損其肝者緩其中。損其腎者益其精。

病機要論曰。虛損之疾。寒熱因虛而感也。感寒則損陽。陽虛則陰盛。自上而下。治之宜以辛甘淡。過于

胃則不可治也。感熱則損陰。陰虛則陽盛。故損自下而上。治之宜以苦酸鹹。過于脾則不可治也。自上而損者。一損損於肺。皮聚而毛落。二損損於心。血脉虛少。不能榮於臟腑。婦人月水不通。三損損于胃。飲食不爲肌膚。自下而損者。一損損于腎。骨痿不能起于床。二損損于肝。筋緩不能自收持。三損損于脾。飲食不能消。尅論曰。心肺損而色弊。腎肝損而形痿。穀不能化而脾損。感此病者。皆損之病也。漸漬之深。皆虛勞之疾也。

謹按難經論損脉證者。謂因勞損其形體血脉臟腑內外因也。故治法宜調養之。已上論者。謂因虛

外感也。然傷寒中暑。初感必先足太陽。今歸之於手太陰足少陰者。蓋肺主皮毛。腎主骨爾。若此則因虛外感。不獨傷於足經也。但足經傷寒有傳變。恐不可作損證論乎。

○論虛爲陰氣不足

丹溪曰。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天之陽氣爲氣。地之陰氣爲血。故氣常有餘。血常不足。何以言之。天地爲萬物父母。天大也。爲陽而運於地之外。地居天之中。爲陰。天之大氣舉之日實也。屬陽而運於月之外。月缺也。屬陰稟日之光以爲明。故人身之陰陽其消長亦視月之盈虧焉。夫人之生也。男子十六歲而精通。女

子十四歲而經行。是有形之後。猶有待於乳哺水穀之養。陰氣始成而可與陽氣爲配。以能成人而爲人。父母古人必待三十二。而後嫁娶。可見陰氣之難於成。而古人之善於保養也。錢仲陽腎有補無瀉。正是此意。又按禮記注曰。惟五十然後養陰者。有以加。內經曰。年至四十。陰氣自半而起居衰矣。又曰。男子六十四而精絕。女子四十九而經斷。夫以陰氣之成。止供給得三十年之運用已先虧矣。人之情欲無涯。此難成易虧之陰氣。若之何而可以縱欲也。經曰。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故陽道實。陰道虛。非吾之過論也。或曰。仰觀俯察乎天地日月。旣若是。

之不同。何寒暑溫涼之見於四時者。又如此之相等而無降殺也。曰動極復靜。靜極復動。猶人之噓吸也。寒者吸之極。氣之沉也。熱者噓之極。氣之浮也。溫者噓之微。氣之升也。涼者吸之微。氣之降也。一噓一吸。所乘之機。有以使之。宜其相等而無降殺。此以流行之用而言。前以大小虛實言者。蓋其對待之體也。或曰。遠取諸天地。日月。近取諸男女之身。曰有餘。曰不足。吾知之矣。人在氣交之中。今欲順陰陽之理。而爲攝養之法。如之何。則可。曰主閉藏者。腎也。司疎泄者。肝也。二臟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屬於心。心君火也。爲物所感。則易於動。心動則相火翕然而隨。雖不交會。

亦暗流而滲漏矣。所以聖賢只是教人收心養性。其旨深矣。天地以五行更迭衰旺而成四時。人之五臟六腑亦應之而衰旺。四月屬巳。五月屬午。爲火大旺。火爲肺金之夫。火旺則金衰。六月屬未。爲土大旺。土爲水之夫。土旺則水衰。況腎水常籍肺金爲母以補助其不足。故內經諄諄然資其化源也。古人以夏月必獨宿而淡味。兢兢業業於愛護保養金水二臟。正嫌火土之旺爾。內經又曰。藏精者春不病溫。十月屬亥。十一月屬子。正大氣潛伏閉藏。以養其本然之真。而爲來春升動發生之本。若於此時不恣欲以自戕。至春升之際。根本壯實。氣不輕浮。焉有溫熱之病。夫

夏月火土之旺。冬月大氣之伏。此論一年之虛耳。若上弦前。下弦後。月廓空。亦爲一月之虛。大風大霧。虹電飛雹。暴寒暴熱。日月薄蝕。憂愁忿怒。驚恐悲哀。醉飽勞倦。謀慮勤動。又皆爲一日之虛。若病患初退。瘡痍正作。尤不止於一日之虛。今人多有春末夏初。患頭痛脚軟。食少體熱。仲景論春夏劇。秋冬瘥。而脉弦大者。正世俗謂注夏病也。若犯此四者之虛。似難免此。夫當壯年。便有老態。仰事俯育。一切墮廢。興言至此。深可驚懼。古人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夫以溫柔之感於體。聲音之感於耳。顏色之感於目。馨香之感於鼻。誰是鐵心漢。不爲動。善養生者。於此五箇月出。

居於外。苟值一月之虛。一日之虛。亦宜暫遠帷薄。各
自珍重。保全天和。庶可以滋助化源。水得所養。陰無
虧欠。與陽齊平。然後陽得所附。而無飛越之尤。遂成
天地交之泰。何病之可言。願相與遵守。期無負敬身
之教。幸甚。

謹按人身肖天地。一氣實同。陽有餘。陰不足。而常
若是。此其道也。故有起居不時。七情六慾。而增虛
極者。多在陰爾。但世俗不審此理。往往補陽。是以
先生論此。誠千古不傳之妙。實啓後人之盲聵也。
且於內經。謂以身之虛。而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
氣至骨入。則傷五臟。工候救之。弗能傷也。旨趣爲

明白養生者最宜玩味

○論虛爲勞倦所傷

東垣曰經云陰虛生內熱

云云見熱門

又云勞則氣耗勞

則喘且汗出內外皆越故氣耗矣夫喜怒不節起居不時有所勞傷皆損其氣氣衰則火旺火旺則乘其脾土脾主四肢故困熱無氣以動懶於言語動作喘乏表熱自汗心煩不安當病之時宜安心靜坐以養其氣以甘寒瀉其火熱以酸味收其散氣以甘溫補其中氣經言勞者溫之損者溫之者是也要略云平人脈大爲勞以黃芪建中湯治之之意也

謹按丹溪先生曰治病之方先顧原氣蓋謂諸病

多因虛致故也。是以勞倦之證。其因甚多。東垣丹溪論治詳矣。然比之虛損證不同。有因病致虛者。如傷寒暑飲食後。或久病所致之類是也。因虛致損者。如病後形瘁痿弱。勞瘵之類是也。此則虛損皆與勞倦不同。大抵因病致虛則爲輕。蓋病勢尚淺。原氣未虛也。至病初愈而復勞。或復飲食勞倦。或房勞七情六慾。陽痿陰弱。加至羸損。此因虛致損。則爲重病。勢已過。原氣已索。故也。愚謂此當分治。如因病致虛。及勞倦不足。與已下諸證兼虛者。宜從東垣丹溪之論治之。因虛致損者。又當於東垣丹溪論治而推充行之可也。

○論虛證爲痿詳見痿門

○論虛證發熱詳見熱門

○論虛證惡寒詳見寒門

○論虛證爲瀉痢詳見瀉門

○論虛證似中風詳見中風門

○論虛證爲頭痛頭眩詳見各門

○論虛證夾痰有似邪崇

丹溪曰。血氣者身之神也。神既衰乏。邪因而入。理或有之。若夫血氣俱虧。痰客中焦。妨碍升降。不得運用。以致十二官各失其職。視聽言動皆有虛妄。以邪治之。焉能愈病。憲幙傳兄之子。年十七。暑月因勞而渴。

恣飲梅漿。又連得大驚三四次。妄言妄見。病似邪鬼。兩脉皆虛弦而沉數。予曰。數爲有熱。虛弦是大驚。又酸漿停於中脘。補虛清熱。導去痰滯。病乃可安。與參朮陳皮茯苓芩連等。濃作湯。入竹瀝薑汁。與淡旬未效。衆皆尤藥之。未對。予知其虛之未回。痰之未導。仍與前藥加荆瀝。又旬餘而安。外弟一日醉飽後。亂言妄見。且言伊兄生前事甚的。乃叔叱之曰。食魚肉與酒。大過痰所爲耳。灌薑湯一大椀。吐痰一升許。汗因大作。因睡一宵而安。又金氏婦壯年。暑月赴筵回。乃姑詢其座次。失序自愧。因成病。言語失倫。其中又時間一句曰。奴奴不是。兩脉皆弦而數。予曰。非鬼神乃

病也。但與補脾導痰清熱數日自安。其弟不信。以數
巫者噴水而呪之。旬餘而死。或曰病無鬼。以邪治之。
何至於死。曰暑月赴筵外境蒸熱。辛辣適口。內境鬱
熱。而况舊有積痰。加之慍悶。其痰與熱何可云喻。今
乃驚以法尺。是驚其神而血不寧也。噴以法水。是冷
密其肌。汗不得泄也。汗不得泄則熱內燔。血不得寧。
則陰消而陽不能獨立也。不死何候。或曰外臺秘要
有禁呪一科。庸可廢乎。予曰移精變氣乃小術耳。可
治小病。若內有虛邪。外有實邪。自有定法。符何能也。
惟符水可治膈上熱痰。一呷涼冷。豈不清快。若內傷
而虛與冬令嚴寒。符水入口必水胃而死。斯言也可。

與識者道

○論原氣陷下因虛所致

內經曰感虛乃陷下也

謹按針經曰陷下則灸之。夫病有邪氣陷下正氣陷下者也。然經謂邪氣陷下者是經虛氣少邪入。故曰感虛乃陷下也。故諸邪陷下。在經者宜灸之。正氣陷下者。若東垣所謂飲食勞倦。內傷元氣。胃腕之陽。不能升舉。并心肺之氣。陷入於中焦。藥以扶持元氣。胃氣是也。然用藥亦有輕重。輕者用升浮之劑。如補中益氣湯。益胃升陽湯之類是也。重者宜用劫劑。來復丹。靈砂丹之類是也。况諸邪陷

下宜灸之證。亦有標本不同。論見寒門方後。

○論精氣奪則虛。

奪謂精氣減少如奪去也。出內經通評虛實論。

謹按人稟冲和之氣而生。身有三。曰元精。曰元氣。曰元神者。本身中之真精真氣真脉也。夫精乃臟腑之真。非榮血之比。故曰天癸氣乃臟腑之大經。爲動靜之主。故曰神機脉爲天真委和之一氣。經謂其名有三。曰命之本。氣之神。形之道。其機運升降。皆隨氣而動。因血而榮。精氣資始。相生不失。以養一身爲人之司命。形質之體用也。至若精不足則氣失資化。氣不足則血失所營。血不足則氣無所附。天真散亂。則氣血精神無所稟命矣。是以相